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七 起強圉作噩八月盡屠維大淵獻三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二年遼清寧三年八月乙巳朔知襄州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黯降知郢州黯請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爲御史吳中復所劾故降　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使程戡提舉從樞密使韓琦言也丁未琦又言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

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宰臣富弼等及
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兗國公主
出降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讌于禁中　辛亥遼主
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亦屬和竝進於太后　丁
卯建廣惠倉初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
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
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請
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
閤門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陛下向未有皇

嗣尙有公主之變上慰聖顔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
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
愚亦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室中選材賢可喜者
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以慰聖情　翰
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病踰月帝遣
使問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
不應謚乃止　庚辰詔内臣爲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
一員(考異李燾曰李復圭記聞云嘉祐以前每路皆兵内臣或至三四員違法者少復圭奏請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爲定制復圭自記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案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是從復圭所請否)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

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爲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毋得施行從之　庚子遼主幸中會川遣樞密使蕭匱等來請御容　冬十月己酉以翰林學士胡宿爲回謝使使於遼禮賓使李瑗副之且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考異）李燾日張唐英云遣張昪送御容遼主具儀仗拜謁驚歎案昪非送御容者今不取　遼主謁祖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辛酉貢酎於玉殿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諡曰壯武（考異）長編作壯愍今從宋史本傳　初三司言商旅于榷貨務入見錢筭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十一

月癸酉詔罷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句當運鹽公事一員

丙子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瑪嚕為行宮都部署　丁丑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己卯以河北提舉使糴糧草薛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秔且漕路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

丙申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從知諫

院陳旭言也　戊戌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爲
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
籍檄麟州如光議及郭恩等敗歿詔侍御史張伯玉按
鞫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爲御史
劾奏罷節度使光不自安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
己亥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著聞於時旣疾
韓琦言請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家錄之
書藏祕閣特官其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爲人
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庚
子高麗貢於遼　先是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

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又別置明經科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戸它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庚戌遼禁職

官於部內假貸貿易　辛亥立內降關白二府法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俟在官員數稍少卽選文行爲衆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從知諫院陳旭言也　戊辰遼以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內囚己巳太皇太后殂謚欽哀欽哀自聽政弑其嫡后爲國人所不服旣廢而復迎以不得顓政猜忌興宗然猶干預政事郡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家奴濟哩節（舊作彌里吉今改）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爲寧遠軍節度使蕭白掠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都詳衮（舊作詳穩今改）

迪嚕(舊作敵魯今改)之女彊爲妻亦因欽哀言僅杖而奪其官
與宗末年政刑廢弛亦多由欽哀使然時欽哀諸弟唯
孝友尙存先以柴冊恩遙授洛京留守致仕至是進封
豐國王　是歲夏改元耨都
二年(遼淸寧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遼主如鴨子河　己卯以
福州進士陳烈爲安州司戶參軍烈篤於孝友從學者
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本州州學
敎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
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
烈女初里中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張欲與爲亂

張大罵至以刃斷其喉猶能歪匋師乞以告鄉人事聞特褒異之　丁亥遼知易州事耶律普德（舊作顏德今改）秩滿部民請留許之　二月癸卯遼遣林牙蕭福延來告喪帝為發哀于內東門幄殿輟視朝七日　先是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復上疏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既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帝嘉納之　丙午遼詔伊勒希巴諸路鞫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冤然後決之

稱冤者即具奏 庚戌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辛未朔命
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以侍讀多宂員固辭
不拜 甲戌詔禮部貢舉 戊寅遼募天德鎮武東勝
諸處之勇健者籍之爲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范鎮知
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爲言及知制
誥正謝又面論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甲午遼肆赦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
使韓琦請也 夏四月甲辰遼主謁慶陵 甲子資政
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乙丑罷修睦
親宅祖宗神御殿初從歐陽修言也 五月癸酉右正

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今其書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案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遂葬欽哀太后於慶陵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視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高守忠齎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降申錫知滁州尋改知濠州　遼主如永安山清暑

六月丙午吏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帝許之　以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爲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罷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並爲樞密使帝

初欲用王堯臣爲樞密使嘗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爲樞密副使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羣臣數有言者未審聖意何久不決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惟陛下裁抑又言累年以來制敕纔下未踰月而輒更奏請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欲乞今後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

經久方許頒行不可數有更易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爲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各有短長不能舍所長彊所短也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初以來所撰制誥從歐陽修請也　乙丑遼以北院樞密使蕭革爲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以南院樞密使吳王耶律仁先爲北院樞密使革先以姦佞得幸於興宗旋奉遺詔立遼主遼主寵禮不衰仁先嘗爲東京留守通山開道控制女

直以安邊民甚有威望遼主待之不如革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物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知虔州杜植奏廣州嘗有番商辨之曰此乃山犀也謹案符瑞圖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阯所獻不類麕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請宣諭交阯進奉人及同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是月提點荊湖北路刑獄司勳員外郎潘夙權本路轉運使時蠻反邵州殺隊將及其部兵故委夙經制蠻事夙既

兵貲木寨親督兵援所遣將破圍峒九十餘夙美之從曾孫也考異范祖禹撰郭逵墓誌云邵州武岡傷昌透叛詔以逵為湖南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帀昌透登欄大呼逵命焚欄斬其將論昌透令降是以平邵州蠻為郭逵事也長編據潘夙傳作潘夙事今從之　秋七月癸酉以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薦也往時閩人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以經術傳授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先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治喪尚浮屠務豐侈往往破家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閩俗以變　辛巳遼制諸掌內

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　壬午遼主獵於黑嶺先是伊實部人蕭巖壽剛直尚氣重熙末始仕無所知名及遼主即位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遼主出獵命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於心遼主益重之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賑恤被水害者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張方平包拯言也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昇妻是親姨乞外郡然昇妻亡已久理不當避

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近依諫官陳旭所請倖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其罪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十次承準內降本府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失書今從長編及宋史）

甲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壻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師比歲旱潦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以度支副使周湛爲遼太后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鹽鐵副使王鼎代往　己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文安　庚申下溪

蠻彭仕羲率衆降歸連歲折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諠甚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爲榮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　知鄆州劉敞言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慈幼人遂其性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聖心自有常節而議者謂其太頻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

貌而不得言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游觀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願陛下玩心神明養以清淨聽止於中聲毋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

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物以償邏羅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九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丙子以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爲五番上州敎閱不及五百人爲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

切宅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俟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派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檝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晚節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　冬十月乙巳出內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軍儲　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甲

子以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天下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毁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困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旣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攷異〉大事記曰安石上書於嘉祐亦謂施爲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爲蓋指慶歷而言而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

特安石要變之說與仲淹同而要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歷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于熙寜世道升降之機議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十一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　是日遼主行再生禮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方陂先是遼主將行大冊禮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黃川三司使劉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務于野今中

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遼主從六符議戊寅御清風殿受大冊禮大赦吳王耶律仁先徙封隋王出爲南京副元帥以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譜之也壬午遼主謁太祖及諸帝宮丙戌祠木葉山禁造玉器

己丑詔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何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淶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

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
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并事日繁夥
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
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
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
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
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
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
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
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

明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遼三司使劉六符卒六符有志操能文章遼人重之　十二月乙巳（攷異宋史仁宗紀作己巳案是歲閏十二月丁卯朔則是月不得有己巳今從長編）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虛羸以聞　遼弛士庶齋醮之禁辛亥南院樞密使楚王蕭革復爲北院樞密使　翰林院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它官判省名不相稱宜要定其制依周禮唐六典爲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敞等條列刊正裁損申明十事後不果行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爲所屬體量

若銜替而未致仕者要不推恩子孫、閏月丁卯朔詔嘗爲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技術官職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己巳遼賜皇太叔重元金券會皇子濬生重元妻入賀以豔冶自矜皇后素端重見之弗喜戒曰爲大家婦何必如此重元妻歸譖重元曰汝是聖宗兒乃使人以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加我汝若有志嘗答此婢重元子尼嚕古素有異志故婦言如此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

丁丑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

簽署兩使幕職官事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幕職官鎖廳人視此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攷異宋史紀載此詔於庚辰今從長編）知制誥劉敞言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寖兵御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月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乞詳

求舊典折衷於禮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請也　是歲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之子也

四年遼清寧五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遣官祭社帝避殿不視朝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

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之失陛下淵默臨朝陰邪未能盡屏左右親倖驕縱亡節將帥非其人爲外所輕此其失也因言孫河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龎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衂爲國深恥河卒坐廢　丁酉羣臣表請御殿復常膳三請乃許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饑寒死道路甚衆詔遣官分行京城賑恤知開封府歐陽修請罷上元放燈從之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因賑恤而兼及於諸軍也　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

則例三卷賜名曰嘉祐驛令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三司言宜約至和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二月己巳下詔弛茶禁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

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之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丁丑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祕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

挺之兄須紳之子繹開封人也初祕閣校理吳及言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會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交趾寇欽州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

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己亥以三司使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方平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端明殿學士宋祁爲三司使　丁未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

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考異〕案宋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三十九人今從長編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論之不已庠因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爲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堅讓以避嫌疑而數日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拯天

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
而代其位嫌疑之迹常人皆知拯豈獨不思哉拯在臺
日嘗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方平由此罷去以宋
祁代之又聞拯彈祁過失祁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
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謂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
者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
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乞詔天下州軍凡僧
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
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
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

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爲弟子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尼僧大以爲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寺弟子不復要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爲道場以荅上恩考異李燾曰此當在三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案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惟日記稱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案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緣南郊且至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正

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事則集于戰陳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於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卽兩路義勇之師翱進赴援傍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

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議下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眞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贄等上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但當無事時便分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

抱員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本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加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　是春遼主如春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八

起屠維大淵獻四月盡上章困敦五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四年遼清寧五年 夏四月戊辰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

壬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右丞淑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然喜傾詖故屢為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何鬲以

皇嗣未立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禮院議唐世數巳遠周室子孫宜授官爵專奉廟享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推最長一人奉周祀於是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陵廟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竝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禮官韓維議其謚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爲上相不能攷正儀

典如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案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請謚恭判尙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謚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爲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旣而帝又爲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旋晉董氏爲貴人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慶澤恐

非令典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論之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鋌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鋌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無甚於此非所以軌物訓儉也望陛下深執恭儉以荅天貺不宜行姑息之恩出浮沈之費以隳儉德（考異）長編云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又引江氏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有金鋌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樣修注得之四待制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郯不與坐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官懼臺諫也蓋以劉敞所言爲周氏生女而發也案宋史周貴妃生兩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嫁錢景臻者即慶壽公主乃仁

宗第十女也適郭獻卿者即賢壽公主乃仁宗第十二女也此時賞賜之濫自因董氏生第九女非周氏生女也長編誤　五月戊戌詔曰君臣同德而過設禁防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許詣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內侍省內臣員多權罷進養子入內用吳及議也（攷異）宋會要以爲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今從長編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上章辭至八九猶累辭乃拜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蓺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十上章求去丙辰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

靈宮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生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備賜予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眞宗爲府尹時廨舍也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兖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甲子遼主如納葛濼（攷異遼史本紀作甲子朔瞿中溶據朔攷是月宋歷乃是癸亥朔較遼先一日其時南北各置司天官朔閏不無互異而宋歷較遼爲密今依宋朔爲準故去朔字）　自溫成之歿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溫成之妹皆與焉周董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溫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同知諫院范師道上

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明哲之主然後能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剳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夫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爲不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畢閒以公

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請講求定儀爲一代不刊之典下太常禮院議又詔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爲便從之　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荅天

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辦等表五上卒不許（攷異曲洧舊聞以仁宗卻尊號爲四年孫冬事又以受虛名而損實美爲宋景文語今從長編）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　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從諫官吳及言也

戊寅月食幾盡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攷異東都事略作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宋史本紀繫於辛卯書曰五異長編從日記作己卯以爲應天變也今仍之）

己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蕭阿蘇（舊作阿速今改）爲北府宰

相以樞密副使耶律伊遜爲南院樞密使以特里袞扎拉爲遼興軍節度使以曾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東京留守吳王特布爲西京留守　秋七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彊之乃就職攷異李燾云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慶歷三年十二月李京包拯又並爲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爲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陶傳云云時狄青罷樞密爲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單伍之人任此位者宜著爲令使後毋復然案青罷樞密爲使相前此矣今不取　丁酉遼以烏庫德呼勒詳袞瑪嚕爲左

伊勒希巴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爲檢校工部尙書寧國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令使者按之得實故貶　丙午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眞宮爲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一後又坐罪削髮爲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爲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後數日有是命劉氏及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於是幷黃氏皆出之　丁未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　甲寅以校書郎致仕孔旼爲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鬭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
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眞僞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於刑獄至重而廢條

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儆章下開封令著爲令

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

之既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禮

官言影殿非古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

則宜賜諡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

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

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

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與禮非

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況敢正其儀

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

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爲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爲之齊衰乎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祔於太廟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爲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

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爲大臣夫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以求折衷於禮詔下學士院詳定（攷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抃也又據汪藻所編詔有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曾肇作）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

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駁劉敞議曰郭氏正位中宮無大過惡陛下閔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諡冊祔廟安得並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攷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廟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

不逮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殁不得其所責當歸于
朝廷死者何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其旣
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非有極惡又可
棄之乎旣追復曰皇后可絶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
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攷二史皆稱曰
母后況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刪立別廟遇禘祫
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做復奏曰臣前奏最要切者以
爲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旣不以此
爲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廢爲功
而猶且陰佁毋后妾瀆禮典臣以爲非臣子之義乞并

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洞復疏難倣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人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爲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文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奬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

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案殷盈孫唐時博士也宋人章疏避諱改殷爲商今仍其本文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孝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式知制

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祇服宗史既守以為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

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饗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

議者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言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竊悼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數有後悔哉丁亥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考異李燾曰劉攽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建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案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敞係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故云爾以誣洞也今不取

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

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而滄州之民不以爲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本獨以爲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纔均數郡田而止（攷異李燾曰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案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聞所書己丑相合也）九月甲午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擅淵張田知蘄州田初爲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

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遼而壞民良
田浸人冢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監
鄆州稅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遼使過郡使
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
灑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掃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
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爲元
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田因建議郊賚
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自執政以下小損之章五
上諫官唐介劾田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
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

有是命　丙午詔帶閤門祗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廵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解官行服非追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爲令　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安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

密繕兵甲乃奏曰交趾外奉朝供中包禍心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此時不取它日爲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爲國生事不省　甲寅以戶部郎中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濫成廟皆不報　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書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備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爲兵部員外郎以前責尙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偕邊帥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必言周官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貨則虛齊樂舉柷敔舞佾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宜移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從之

冬十月壬戌朔遼主如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　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昳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攷異長編引實錄云車輅入景靈宮雪驟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復云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惕然揎袖）　癸酉大祫于太廟大赦

以益州爲成都府并州爲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爲節鎭翰林學士胡宿以爲商爲宋星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又京師當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雠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鎭幾八十年宜如舊制帝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爲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祫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醫診視存問甚厚是日卒賻禮

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遜稍封殖與從子不相中家法頗衰

十一月乙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誃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爲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母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處密室欲鑿牖爲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斸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喪過自哀毀帝親臨賻賻白金三千兩王伏泣曰親喪受重賜是子

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徙跣舉柩行十餘里帝聞亟詔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病帝憂見于色敕醫診療日問疾增損旣臨奠詔特屛桃茢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爲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

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號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號沖退處士以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嘗遊太學石介語諸生曰羣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嘗上書請復鄉里舉選而罷詩賦兩制詘其議遂

歸不復舉進士嘗雙流人長於易太元嘗以薦授本州教授辭不拜　遼禁民私獵　十二月壬戌朔遼以北院林牙瑪陸（舊作馬六今改）爲右伊勒希巴參知政事吳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籍爲民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老幼失業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言湛不宜被責移聽讒言爲權豪報怨明年六月湛卒于相州（攷異長編引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爲民息災不爲擾

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王舉正爲太子少傅致仕　宰相富弼自稱享禮成以毋老累章求退帝不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臥家帝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知制誥劉敞言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於至誠恬於勢利者然亦已逾典制若習俗遂巧流風稍倣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要以此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或四五讓以

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讓
賜之粟帛亦讓故敞有此疏　是歲遼放進士梁援等
一百一十五人
五年遼清寧六年　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　己亥錄劉繼
元後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
增員　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
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
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
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并五股河浚之　有大星墜西
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知諫院范師道言

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宜擇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預爲備禦　二月壬戌錄繫囚　丙寅禮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辰以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爲右正言諫院供職帝自服丹藥寡於言語羣臣奏事領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皆稟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所可否豈爲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育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

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謚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　乙未歲星晝見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炎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千五百　初御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壬子下詔訓敕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自詔弛茶禁論

者復言不便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云朝廷變更茶法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大要謂
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
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
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
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
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
望朝廷因臣言求便國惠民之策修疏云臣聞議者謂
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
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

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用眞茶眞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前令許人獻說詳定精當庶不失祖宗舊制不聽　遼主如鴛鴦濼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綖言刑部一歲中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劫盜九百七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

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廟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命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程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癸未乃罷戡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副使　甲申降右司諫祕閣校理吳及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

官集議已定藁及與起輒增注興單國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并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　五月戊子朔京師民疫選醫給藥　遼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遼主所製詩賦命白爲序遼主好吟咏其後知制誥耶律良又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遼主命良詩爲嘉會集親製序賜之　己丑京師地震　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洺州言懷係二郡

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閒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它道詔諸置弩諸又言頃因北使得觀幽燕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歷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剏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耳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詣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狭民少自古北门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蕃契丹壃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

率高麗渤海達達黑水女眞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旣遠
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
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
舉慶歷之策合衆河於塘泊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
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二十萬騎卒三萬强壯三萬歲
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
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
萬分遣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
儲旣少屬國兵不可久留不半年閒當遁沙漠則進兵
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帝壯其言詔

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諸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乞贈父官一級如其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爲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省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上意方厚柰何堅求欲去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豈得爲知足哉遂歸臥於家前後凡七上表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寬䘏民力司　己亥以潁州進士常秩爲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

於鄉里故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居二十餘年尤長於春秋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

己酉以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遼主駐納葛濼

乙卯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